

☞ 书里书外

# 一棵在荒野中站立的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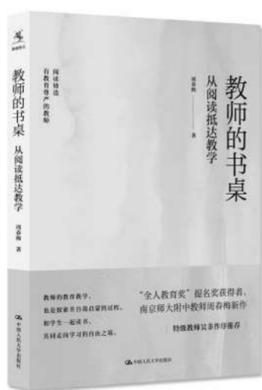
——读《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

张小兵

我们一般不叫她“周春梅”，总是习惯于称她“仙女”。用“仙女”称呼她，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她不喜欢无聊的社交，拒绝一切不对题的聚会；她沉浸在单纯而理想的天地里，对一般人追逐的所谓虚荣毫无兴趣；她可以整个暑假不怎么下楼，菜包子、馒头足矣……她的生活中似乎只有三件事，就是读书、教书、写字，她默默地把自己和书关在了一起。

2008年9月，我调入南师附中的第一个晚上，在楼梯口遇见王栋生老师。他问我：“你喜欢读什么？一年读多少本？”我有些胆怯，说不出话。他说：“附中语文组是一个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周春梅每年读50多本，倪峰藏书估计过万，王雷……”那个夜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周春梅每年读50多本”成为我用来自励的话语，从此便过上了不可救药的购书、藏书、读书生活。然而，任我怎么读书，即使汗流浹背，也达不到周春梅的“仙人”境界。

最近，她又连出两本书，一本是诗集《我有一把精致的骨头》，一本便是《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以下简称《教师的书桌》）。读完《教师的书桌》，我终于明白她能成为“仙女”的缘由了，她分明拥有“一把精致的骨头”。曾经，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评选全人教育奖，制片人让我谈谈对周春梅的印象，我脱口而出：“她是一棵树，一棵在荒野中站立的树。”独立苍茫，自由生长，但这些感觉似乎无法与“精致”关联。我反复翻阅《教师的书桌》，最终发现她的精致只是外显的气质，其内心却是广大而深沉。在这本书里，我看见了



《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  
周春梅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然而，仅以此形容《教师的书桌》，似乎又忽视了其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与沉思。

周春梅不是一个困守在信息茧房中的无聊者，她不会过多关注冗余信息，甚至不怎么用微信，她有自己判断标准和选择原则。她将自己对现代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高度浓缩，化为一句句直击人心的话。

“再发达的信息系统，也覆盖不了心灵中那些隐秘的角落，而决定命运的那些本质的品质与情感，永远躲藏在技术所不能抵达的深处。”（《如果欧也妮有电话》）

“在人们沉迷于大数据分析的今天，思考一下人类文明进步根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人类究竟该往哪里去，应该不是痴人说梦与杞人忧天。”（《欲望之城》）

就像这样，周春梅读着《欧也妮·葛朗台》《看不见的城市》，想到的却是接近“后人类时代”人们的精神困境。一本本书，一个人，排着浩荡的仪仗队向我们走来。生活中

的她，或许没有如常人一样上楼下楼，但她的文字和思想却始终关联着大地，连接着人类。她不是一个妄谈“诗意栖居”的虚情假意者，而是提纯生活的真诗人，她的骨子里活跃着求真的因子。

很久没有读到如《教师的书桌》一样的文字了，这本书中你看不到匠气，更闻不到腐气，感受更多的是追逐自由的气息。周春梅曾说，她长期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精神世界。因此，我看到了《第六病室》《伤逝》《爱与黑暗的世界》，读到了庄子、鲁迅、卡夫卡、尼采……而这一切都为自由增添了阳光的味道。我在这里感受到有温度的爱，感受到生存的勇气，毕竟真正的文学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阅读抵达教学”，而全书却极少提到“教学”，这与她之前的《讲台上的星空》截然不同。然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她已经抵达了教学，而且抵达其深处。她曾说，与其大谈读书的重要性，不如将经典带到学生的面前。阅读量如此之“巨”的她，自然可以轻松驾驭课堂，所谓深度阅读便也自然而然了。

我无法形容阅读《教师的书桌》的真正感受，也无法对其中的敏感、悲悯、深刻因素做出评判，只是想起了一首诗：

我没有战斗，谁也不配我去斗。  
我爱过大自然，然后还有艺术。  
伸出双手烤着生命给我的火焰。  
我得到温暖，她熄灭，我熄灭。

每一届学生都会说：“能成为周春梅的学生，是幸福的！”这也是我和很多同事想说的，因为她拥有一把不同寻常的“精致的骨头”。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评论者个性化的审美表达

张冠秀

作为中央媒体的资深编辑，陈香似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阅读到大量、范围广、水准高的童书，能发表近百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也属理所当然。然而，对于陈香而言，每一篇评论都是对自己思辨能力的不断挑战和提升，必须严谨、细致，因为她面对的是国内外不同层次的读者、作者和研究者。近二十年来，她以娇柔而坚韧的身心，担负着儿童文学的传播使命，行走于各大课题研究中心、各大奖项评选、各类多级阅读图书的推荐中间，于作家，于读者，于家长，用专业而敏锐的思维、犀利而温和的笔锋，对儿童文学的出版、创作、推广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这本《喧嚣之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支撑》，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涵盖了“儿童小说批评、童话批评、图画书批评”三大专辑，并在附录中安排了她的对谈文章——一名家的文学观与创作历程。曹文轩、黄蓓佳、金波、秦文君、方卫平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位列其中，让读者在品读精湛评论中，知悉新世纪中国众多一流的童书出版与传播信息，并从优秀作家中汲取更为重要的

文学、成长资料，为读者打开更为宽广的学习视野。在附录中，作者还推荐了20年20本精华书，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好书，也让更多的好书与更多读者结缘。

陈香认为：“批评是一种学术探究，一种价值判断，但同时也是一种创作，是批评家个性化的审美表达。”近20年儿童文学批评的实践，让她具备了一双慧眼，能在第一时间，从种类繁多的文本中抽取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光芒，并将这些光芒发散出去。有时，她不仅评述作品，还要评述作家以及作家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审美和思辨，很有分寸地将三者合一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精神内核推介到读者面前。书中，陈香呼吁作家深入儿童现实生活，对新时期童年生命状态的理想主题形象进行绘声绘色的描摹，给出有儿童生命本质的表达和经验。她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史”，即“与西方儿童文学以幻想为基本发展脉络不同的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个鲜明的总体特色贯穿始终，那就是儿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在琳琅满目的儿童小说中，陈香用独特而新颖的眼光精选出曹文轩、薛

涛、秦文君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部分优质书籍，并用真诚而美好的语言分享给读者。她认为，从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之后创作的新小说系列属于带有“寓言美学”的跨越，是“寓言体的现实主义书写”。这一评论观念的提出，令读者和研究者眼前一亮。她欣赏曹文轩“真正的作家不会被自己的‘舒适区’束缚”的观点，认为《蝙蝠香》《穿堂风》《寻找一只鸟》《草鞋湾》《蚱王》《疯狗浪》《没有街道的城市》等新小说，是曹文轩构建了一种有关人生、有关人性、有关恒常的人类境遇象征，讲述生命与生俱来的磨难与崇高、梦想与抗争，将浓重的生命体验、美感与哲思注入其中，从更广阔的层面给出儿童文学的审美观照和人文内涵。陈香用“有情的生灵万物，悲悯的山河大地”描述薛涛的浪漫主义写作，欣赏他用别开生面的《猫冬记》，体现出童话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交错，散发出洞彻人生的力量，并以此启发人类重拾对世间万物的尊重和真心。

在童话批评中，陈香认为：“童话是诗的典范，一切诗意的都必须是童话般的。童话中充满想象和梦幻的世界，

正是突破现实世界的羁绊，从意识的表层世界进入到潜意识的深层世界。”如在《小湖刚刚好》中，赞赏小河丁丁对理想生命状态的坚持与守望，呼唤在人与物之间重新发现和激荡的内心之美。在《永远玩具店》中，欣赏葛竟以“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递变为依托，给幻想世界和创造幻想的意境提供了哲学层次的内涵。

面对五彩缤纷的图画书，陈香认为“图画书是儿童阅读经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儿童的想象力、情感和态度、社会性发展，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在原创图画书创作和知识性图画书的文字表达中，从“图文配合、叙事节奏、创意构思”等多方面，通过对《好饿的小兽》《九千毫米的旅行》等图画书的解析，阐明了图画书的发展与进步。

陈香的每一篇评论都是日积月累的阅读与思考的结果，每每发布凝练的独到见解的时候，又能旁征博引，让世界文学大家，如阿尔贝特·施韦泽、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巴赫金等的经典理论重现，让读者的阅读更为深入。

（作者系寿光世纪教育集团教师）

## 教育民生的理论之维与实践之径

——评《教育民生论》

高原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民生论》作为教育民生论研究的系统性著作，既是对教育民生思想和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提炼，也是对教育民生政策和实践发展的理论概括。

该书推动教育民生这一概念融入教育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作者运用历史发生学方法聚焦教育民生的客观存在，澄清了教育民生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教育民生需要从教育与民生的融合视角进行理解，提出教育民生包括教育民生保障、教育民生功能以及教育民生压力纾解等三重内涵。就其关系而言，三者之间的梯次结构需要形成一个优先顺序，以此建立一种合乎教育民生需求的良序结构。基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教育民生保障应当处于重中之重优先地位；同时，教育民生压力纾解起源自存在于教育民生保障机制和教育民生功能实现之中，需

要从教育民生保障机制的完善和教育民生功能的实现当中寻求教育民生压力纾解的路径，唯此，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的获得感才能够与日俱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才能渐趋实现。

作者基于教育与人的生活之间关系的形态和性质变化的认识历程，将教育民生论的历史发生与演变概括为教化取向、功力取向、人本取向和发展取向四种类型，从历史比较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教育民生论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探索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教育民生主体论，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宗旨的教育民生目的论。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根本途径的教育民生实践论，以国家担当与依靠人民相结合的教育民生建设论，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教育民生论的基本架构。

本书对新时代教育民生建设具有很

强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性。通过比较发现西方教育福利制度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固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我国教育民生保障机制则是对原有制度的超越和补位，更加凸显政府在每个人切身利益有关的教育问题中的主导职能，是教育公平的底线、社会公平的基本屏障。在此基础上，论及教育民生具有更加积极和能动的功能，包括教育促进人的素质能力的发展，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并在改善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品位，创造并享受美好生活。

作为以上两重内涵的衍生层面，教育民生压力纾解论研究提出，教育民生压力产生于教育的出口、过程和结果的各个阶段，表现为体制型、资源型、精神型等多种类型，需要通过科学定位、精准研判、重构教育体系与教育体制机



《教育民生论》 阮成武 著  
人民出版社

制、化压力为动力以增进教育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本书还结合省域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三个政策案例，具体阐释了教育民生保障作为“保障网”、教育民生功能作为“圆梦梯”、教育民生压力纾解作为“解压阀”的实践路径。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叶圣陶是20世纪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编辑出版家，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一代宗师。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革故鼎新。叶圣陶积极投身时代洪流，以深厚国学功底、广阔文化视野和现代教育理念，躬身文化教育70余载，深思慎取，博采众长，总结、提炼和积淀出包括语文教育思想在内的颇为珍贵的教育思想；要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则应该将之置放于其教育思想的视域内予以重新发现和辩证考量。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总纲，即“为人生”的教育本质观。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成长和终身发展，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这是叶圣陶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一个世纪前，刚走上教坛不久的叶圣陶就多次疾呼：“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后来又多次提出：“如果我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作‘教书’，……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合格的公民。”正是这一着眼于人生和人的发展思想，使叶圣陶教育思想根本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跃上了20世纪那个时代的思想潮头。从这一总纲出发，叶圣陶在知识与生活、学科科学与教育目标、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教师师表风范、现代语文教育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其要旨可概括为：“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的素质教育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学哲学观，“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的学生主体观，“德育总跟智育、体育结合在一起”的全面发展观，“国文是生活工具，也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的语文教学观，“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的师表风范观等等。

以上诸观点绝不是支离破碎寻章摘句的只言片语，而是叶圣陶在实践基础上长期思考、孕育和积淀的思想结晶，犹如珍珠般反复不断地闪烁于叶圣陶浩瀚的教育文字中，贯穿这些珍珠的正是“教育为人生”这一思想红线；在我们的研究中，叶圣陶语文教育观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予以诠释和融会。我们认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

**国文教学有其独特之处。**

1940年8月，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阐述了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含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叶圣陶认为，“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叶圣陶在此阐述了国文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价值，即要为一辈子的阅读写作打好基础。

**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1922年1月，叶圣陶发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深刻分析当时小学国文教学“不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不明白国文教授之真作用”两大病根，明确指出：“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进于美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握不住之苦。”1923年，叶圣陶在他撰写的国文制《初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有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列为四项

目标中的两项。叶圣陶对国文教学的这一深刻认识，同他对教育的本质认识完全一致，即：“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国文教学关注学生的心灵发展，也即关注人的精神和思想发展，关注人的自身发展。

**国文教学必须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

1942年8月，叶圣陶在《国文杂志》发刊词中，对国文教学袭旧式教育传统提出激烈批判：“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叶圣陶鲜明提出，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既反映出对语文学科属性的准确认识，又体现了对现代教育目的和价值的深刻把握。

固本培根、科学有效的阅读和写作教学观。阅读观：通过文字桥梁，把握意义情味。叶圣陶认为，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双向交流的过程，也是读者通过文字走进作者心灵的复杂心理过程。叶圣陶主张的阅读教学方法主要是鉴赏、想象、涵泳、揣摩、讨论、吟诵，在亲近文字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培养和训练语感。应该说，这些方法是继承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是符合汉语学习规律的经验之谈。

作文观：修辞立其诚。“诚”是叶圣陶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作文贵在“立诚”也是叶圣陶重要的作文教学思想。叶圣陶的作文“立诚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忠恕”“诚敬”的思想精华，更为注重从生活这一本源去汲取营养，增加阅历，磨炼情思，去培植求真、立诚的根本，把写作和做人完美地统一了起来。

叶圣陶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如此深刻而全面，不是偶然的。幼时苦读经典的五年，为叶圣陶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几十年躬身从事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实践，使他他对语文教育积累了许多切身经验；长期编辑中小学语文教材，多了一份别人所没有的透视语文的“视角”，尤其是，叶圣陶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成功体验，这无疑使他他对汉语文特点和规律有着独到而深刻的把握和领悟。

我们期待，在叶圣陶语文旗帜下重新集结，接续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前辈们开创的现代语文教育传统，守正笃实，传承创新，让母语的魅力和诗意在语文教育中尽情彰显，让语文原野成为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本文摘自《语文的旗帜——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导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好书荐读

## 在叶圣陶语文旗帜下重新集结

杨斌